

哪里来的全球公民，其实就是流浪汉

原创 Annabel 忍冬自选集 2022-04-12
17:30

收录于合集

#夏威夷 1

#留学生 6

#非洲 6

#上海 2

哪里来的什么全球公民，哪里来的什么global citizen，不过是一群家里足够有钱送我们出国，再让我们在从印第安人手里抢来的美利坚土地上喊，我想吃上海的小笼包的pricks。

在夏威夷的时候，我和一个tinder上划到的男孩坐在海边的公路旁看星星。我心想，这也太international了，我是个拿着中国护照口嗨美国绿卡的不折不扣的上海小姑娘，他是个在夏威夷的山下和海边长大的菲律宾裔二代移民，三岁来的美国。八杆子打不着的两个人就这么碰上了。

我数着遇到他要有多少前提，去过多少地方，见过多少人：我在2021年五月在杭州的朋友家里下了tinder，九月来了芝加哥，感恩节和圣诞节假期在纽约练出了去陌生男人的宾馆房间的胆子，在2022年的春假决定来了夏威夷，在泰国朋友错过deadline赶期末的那个晚上，抱着今晚一定要hookup的心态在一堆match里不知道为什么叫了他，最后却搂在一起谈了个人生，看了个海。

请大家看海

上海和火奴鲁鲁隔着5000英里，火奴鲁鲁和芝加哥又隔着4000英里，一切又注定又巧合。一瞬间，我想到了全球公民这个很宽很大的词。

我去查了一下，联合国对全球公民的定义是：全球公民行为没有局限，也没有地域差异，且超越传统的权力范围。他们的目标是捍卫人类尊严、促进社会责任感和国际团结，为此，宽容、包容和承认多样性是言行的主要特征。

维基百科说，全球公民是指：在世界上共享世界主义身份和归属感的存在。他们虽然保持着不同的民族或种族身份以及文化特征，但他们不以家乡或祖国来定义自己的身份。

我不理解。我觉得全球公民，就是一群高高在上的白人，就是那种无论跑去哪里，管你是冬奥会，还是柬埔寨，还是对乌克兰难民比对叙利亚难民友善三百倍的欧洲，都会有人跪下来舔，都会过得舒舒服服的白人用来说教我的一个概念。失眠的晚上，躺在床上想了好久，我只觉得好不公平。Asian Americans有自己的media，他们有Ocean Vuong，有Cathy Park Hong；African Americans有Bell Hooks，有Zora Neal Hurston；白人有数不清的在Western canon（西方正典）里获得永生的诗人和小说家。

但我呢，我谁都没有，我只有这个可怜巴巴的公众号。我没有我的media。

我当不了，也当不来全球公民。到死我都是上海小姑娘，带着上海人那股“可以吃一千块钱的饭但不能开那包十块钱的餐巾纸”的心态算着美国餐厅的小费，碰到傻逼骂句“册那”，撞到究极傻逼那就骂一句“册那娘额比”，背着小市民最爱的kate spade的打折粉色tote四处游荡。

上海是一个束缚，但我心甘情愿地被她绑着。

我的包，我的挚爱，可以背到我50岁，
如果我50岁还没死的话

上个周末，我像逃犯一样周四一下课就飞去波士顿找Elaine。周一凌晨，我和她慢悠悠地在Brandeis那个建在新英格兰小山丘上的校园里走着。我低头看着小腿上从淘宝海运来的腿套，底下埋着在纽约买的马丁靴，鞋头的皮早就在路上的砖面、宿舍的地毯、frat的地板上蹭没了。8厘米高的鞋跟在下坡路上走的磕磕碰碰，也不知道要带我走到哪里。

我说，我知道我以后肯定不会生活在上海。

elaine说，对啊，绿卡和上海，你选一个。

我说，但我想死在上海。

elaine说，这就是极致浪漫。

看波士顿的最后一眼
不知道下一次看到是什么时候

回到芝加哥后，我让elaine给我推荐电影，她让我去看《甜蜜蜜》。片尾的演职人员表开始滚动的时候，我哭了。

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属于我的**media**了。男主角从天津去香港，又放弃在香港的一切去了纽约，学了粤语，学了英文；女主角从广州去香港，从香港逃到纽约，想从大陆人变成香港人，想赚钱实现阶级跨越。

他们两个加起来大概就是我：又有野心又怂，离家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，但其实也不想回家了。

我和elaine在north end的海边就这么喝着百利甜兑咖啡
波士顿也有海，但波士顿的海好臭

出国前的最后一个礼拜，我和Elaine满上海跑，唆着Charlie's的cheesesticks满手是蛋黄酱，啃着Five Guys的汉堡满嘴流油。我妈让我多在家吃几顿饭，去美国就没有中餐吃了。我大手一挥，自信满满地说，你看我从小就是吃披萨长大的，怎么会想中餐呢。

但人在上海，我想不出“没有上海”是个什么样的情境。只有把我硬生生地从上海满地是痰的路上剪切到了美国，我才一下子想通了。

当我抱着七年级我爸奖励我考进年级前十给我买的宜家小粉猪，登上去那班去芝加哥的飞机的时候，我笃定地觉得，我一定会回到上海的。但含着眼泪和Elaine一起走在波士顿的风里，我觉得我其实再也回不去了，再也不敢把上海想成我永远的家了。当时，我并不明白，19岁之后的大部分人生，是没有爹妈给我兜底的，是没有吃不完的小馄饨的，是没有下楼就买得到能管我一天饱的粢饭团的。

和爹妈视频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妈已经殖民了我的卧室。镜头里她胖胖的脸后，是小时候我爹为了让我开心刷成全粉色的墙。我觉得我妈心里也清楚，以后我是不会常回家住的。

哪里来的什么全球公民，哪里来的什么**global citizen**，不过是一群家里足够有钱送我们出国，再让我们在从印第安人手里抢来的美利坚土地上喊，我想吃上海的小笼包的**pricks**——不过是一群买得起房子的流浪汉罢了。

以后去哪里，哪里就必须是我的家，不然我就没有家了。

-End-

Annabel

现在在无谓纠结
到底是死在夏威夷
还是死在上海啊

